

津西文史资料选编

1



序

于焕文

《津西文史资料选编》这本集十九篇文章约十万字的小册子，承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热情关切、鼎力支持，如期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对我区来说，不仅是一件新鲜事，而且是一件大喜事。因为它标志着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增添了一个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文史工作是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因之早在我区政协成立之初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进行了酝酿，在区政协二届一次全委会之后，着手组织力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宣传、发掘、征集、编写工作。鉴于文史资料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使今人知古，后人知先，扬善嫉恶、取是舍非；同时还可通过历史的鉴别使人们深刻领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从而更加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为振兴中华奋力拼搏。故而文史资料的征集深得人心，一呼即应，不到半年时间就编辑成册了。

从这个小册子所载的十几篇资料看，其内容都是出自西郊大地上的人和事。并且都是由亲历、亲见、亲闻者遵循“求实存真”的精神，抱着“抢救”的态度，纪录整理出来的。如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生平及其在海内外之影响”、“杨柳青年画史略”、“三赶西大营”、以及土匪赵德谦、李帽头的罪恶行径和革命志士在解放前夕深入敌占区对敌斗争的故事等等。篇文章无不与

我西郊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更为可喜的是通过这本小册子使我们深刻感受到，近在津门咫尺、历尽沧桑之变的西郊大地，文史资源就象她的物质资源一样，是极其丰富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教、卫生、科技、体育、工商、侨务等方面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地理变迁、社会风貌、民风、民俗等等应写可写的东西很多。同时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津西地区文化昌盛、人才济济。尤其，政协委员和联系人当中，阅历丰富、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如果大家都动员起来把各自所历、所见、所闻的历史事件，风云人物、轶闻、轶事搜集起来，记录下来，整理出来，必将对我区文史工作是一个很大推动。总之，我区文史工作，虽是刚刚起步但却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它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及其必然大有作为的广阔前景。殷切期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参加到文史队伍里来，和我们一道做好这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工作。

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对文史工作予以更多的关怀与支持。

我们本想把这个小册子尽可能编得好些，使之既具有严谨的科学性，珍贵的资料性，又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广泛的社会性和丰富的知识性。使人们读着好读，开篇有益。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恐难如愿，恳求广大读者、同志和朋友，不吝批评指教。

1987.9.25，子杨柳青

目 录

题词	周 茹 王怀勤 杨宝生 李桂秋 张玉林
序	于瑛文
1 杨柳青年画史略	王鸿達 (1)
2 霍元甲生平及其在海内外之影响	张鳯 谢玉明 (6)
3 西郊区乡、村姓氏地名初探	
4 杨柳青最早迁入的外地居民	王鸿達 (23)
5 三赶“西大营”	王新舫口述 王鸿達整理 (26)
6 杨柳青教育史话	白延年 (37)
7 “霍氏练手拳”及其在近代的承袭	谢玉明 (44)
8 “一二·九”运动期间天津学生在我区	
9 王兰庄义教点旧址纪念碑介绍	石泽年 (56)
10 日伪统治时期的杨柳青地下联络站	迟亚平 (59)
11 血染的浪花	宋洪升 (64)
12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简介	
13 精武风云八十载	
14 清贝子载振与杨翠喜	阿 明 (77) 晚 晴 (85)

- 15 从石氏万兴粮行谈粮商……………石 经 (102)
- 16 上匪汉奸赵大欠的一生……………晨 曲 (105)
- 17 土匪“李帽头”罪恶史……………老 义 (111)
- 18 杨柳青的孙记酥糖……………杨书森 (119)
- 19 “戴廉增画店”轶事……………戴氏十九世孙 戴敬勋(121)

照片 津西掠影……………摄影 刘体洪
建于明代的杨柳青文昌阁
以南运河故道改造建成的“杨柳青公园”
西郊区王兰庄“一二·九”义教点纪念碑
杨柳青镇子牙河风光

杨柳青年画史略

王鸿逵

(1) 年画发展沿革

杨柳青年画起源于明代，相传在元朝末年，顺帝失政，战乱四起，有一位会雕刻的艺人，避难来到这里。他发现了附近村庄梨枣树木很多，全是适合刻版印刷的好材料，就在逢年过节时，刻印些神祃、门神、灶王、钟馗、天师八卦、月宫图等出卖。以此维持生活。后来到明朝的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开通，地方日渐繁荣，加之从南方运来的纸张、颜料，都比本地产品精细好用。艺人们累代相传，不断创新，便有了消寒图、升官图、转八蛇、和合二圣图、寿星图、三祝图等更多的年画品种。不过那时最好的版印画，也只是单一色调。一般都是用黄色纸，印上黑色或红色的画线，张幅最大的是对开纸，（与解放前民间端午节的钟馗单片画相似）。经过漫长的岁月，年画技术不断进步，到了明代末年，艺人戴廉增采用了套色印刷。并在年画人物的面部，以手工敷粉勾脸、描眉、点唇、（术语叫开相），用铅粉或描金，做服饰上的花卉图案，使整幅年画画面，鲜明典雅，丰满匀称。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销路。随着画业的发展，戴廉增又扩建了作坊，招徒工，请画师，开始在绘画、雕版、上版、印刷、套色等工序上，有了明确的分工。作坊人手少，忙不过来时，便趁农闲季节，把需用手工彩绘的开相、着色、加花、描金等工序，临时雇佣本作坊工人家属，按计件付酬的办法做加工。因为

工人家属便于工人业余指点，后来又逐步扩展到邻里亲友，渐渐的形成了“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之势。其后，继戴廉增而起的，又有齐健隆、李盛兴、忠兴等几家作坊。并开始组织外销，到清康熙年代（1662—1722），每年秋季，随着去西北、东北、各河的（大清、永定、南运、北运、蓟运）杂货船，沿各河口岸进行批发，很快的打进了北京首都市场。戴廉增第一个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东口设立了画店。又在绒线胡同成立了作坊，把本镇画版运去，就地加工，印制批发。到乾隆二十年（约1755）左右，又在丰润县的东丰台，设立了作坊。从当地招募工人，培养画师，及刻版，印刷等大批人材。还在沈阳设了批发点，使年画进入了东北各省。

（2）社会传说乾隆驾幸

其它画店，如齐健隆、忠兴等，也来北京设立门市。提起忠兴画店，这里还有一段古，忠兴在前门外设立门市，在资金方面，比不上戴廉增，齐健隆那样雄厚，画版也不多，就在夏天添置些折扇、扇面、灯绢加工彩绘，来维持营业开支。每到年节前，是年画销售旺季，店堂内必须依例悬灯结彩，布置一番，以增加热闹气氛。在乾隆五十年（1785）底，一天中午方过，有一位顾客来到门前。见左右悬挂着两个彩灯，四面绘有猫蝶、花鸟、博古、老人等。这位客人在欣赏门前绘画之后就走进店堂，又见屋内悬有彩灯六盏，上画二十四孝图。这些虽是民间工艺，但结构线条，精细严谨。屋内并挂满年画样本，客人流连观赏，因长久站立，似乎感觉疲倦，不断的扶倚柜台，略加休息。店里的经理，看见来客，仪表不俗，服饰华贵，有一条丝绦，系在腰间，挂有子表、笔囊、镜盒、荷包等等，显然是一個八旗贵胄，上层人物。遂搬出小座凳来，请客人坐下休息。随后敬茶，向客人介绍商品，应答温和典雅，这位顾客很感满意。赞美说：“你

真是一个买卖人啊”！说完站起来，出门而去。紧接着有两个僮仆模样的进来，在屋里低头转了一圈，随后也就走出去。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大兴县（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两县分管）的地保，进门道喜，讨要酒赏。并且告诉店里人说：“昨天来的那位顾客，就是当今万岁”。店主人听了很惶恐，继又一想，当天接待情形，没有什么忤逆之处。灵机一动，立时在大街上摆香案，铺红毡，燃烛焚香，行三拜九叩大礼，望阙谢恩。然后鞭炮齐鸣，一时群众围观，车马堵塞。相邻各店，听说乾隆皇帝驾幸忠兴，不论熟识的，或不熟识的，全来趋拜祝贺。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立刻轰动九城。来店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营业蒸蒸日上，还没到除夕，年画就销售一空。从此门庭若市，生意日益红火。后来店主人找来了木匠，做了一把圈椅，把乾隆曾坐过的小座凳镶嵌其中。还用一块黄布做了椅套罩好，把这个椅子安放在货架中间的上面。每逢年节，焚香参拜。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忠兴画店也为乱兵抢掠。平复后把店迁回天津。民国以后永增利画作坊的王经理，他祖父是忠兴画店一名刻版工，所以知道的很详细，常和人们引做为话题。

（3）年画的兴盛——衰落——新生

戴廉增、齐健隆的后裔们，有的析产分居，各立门户。戴廉增分出了美丽画店，齐健隆也分出了惠隆画庄。当时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廉增美丽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嘉庆末年（约1819前后），南派画家钱岱生（惠安）北来，在河沿街松竹斋南纸局住下。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画稿。如在清代后期畅销各地的四联条屏“山居图”，和点缀结婚新房布置的“天仙送子图”等，都是他的代表作。清里室画院（如意馆）也曾大量供稿，直到解放后戴廉增后裔手里，还存有如意馆画师们临摹的陈洪绶老人图卷、蒋廷锡描金花鸟、丁云鹏群儿照盆

图等等粉本。到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画的销路，由直隶（今河北省）与东北四省，扩展到山西陕西。后更随着杨柳青人赶大营，又将产品带进新疆。到同治年间（1861—1874）因国内外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本地其它商业，很不景气。一般握有资金的，多经营粮食，或投资到附近的文安、坝县、容城、白沟、涿县、易县等地，建立综合杂货企业。也有一部分投资，经营年画作坊。当时杨柳青从事年画印刷的行业，竟增至三十四家。竞争相当激烈，如荣昌、松竹斋等，都有许多工细年画出现。本地画师也有很多优秀作品，如清代晚期，著名的画师高桐轩、高翰臣、王润柏、王绍田、王恩荣、王恩祐、徐少轩。还有些以绘画特长有姓无名的娃娃宋、仕女韩、阎美人等，这就更丰富了年画的题材。如有表现人民美好感情和愿望的“庆丰收”、“庄稼忙”、“渔家乐”、“连年有余”。有直接反映各个时期现实生活，时事风俗，历史的故事。还有些迎合市民心理的，如洪福齐天、接财神、天官赐福、大聚宝盆。以及愉悦性情的花鸟鱼虫、山水风景等。总之，种类繁多，历代积累下来的版样，不下千百万种。而杨柳青这个地方，也因年画而远近知名，可惜的是画店老板们，只知追逐利润。不仅没有开动脑筋，改良创新，更有的是粗制滥造，胡勾乱抹。庆云诗人崔念堂曾在“津门百咏”中，写过这样的一首诗，对当时个别年画提出批评：“画片如云雕版成，红黄图抹不知名。亦同射利时文稿，粗具形骸便印行”。

（时文即八股文，当时印书局，搜集没落文人稿件，印刷出版，供学童阅读。“儒林外史”对此曾讽刺批评）。民国后国外石印传入天津，也用套色印刷，并雇古佛寺、炒米店等村加工户，补添开相勾脸等工序，夺走了部分市场，尚无大碍。后来随着胶版印刷术的兴起，木版年画行业，就一落千丈了。到民国十年（1921）左右，能正式开业印刷的，只剩了丰润人投资办的新记画店、宁河人投资办的德盛恒、和本镇人韩春圃办的永增利，

这三家画店。他们也只依靠在东北各省，尚有的一些市场。其余的几家过去较殷实的大画店，如戴廉增在北京只剩了打磨厂东口路南的一个小门市，兼卖些纱灯折扇。在镇上的作坊，也只有几家作为家庭生产，断断续续的接受一些外地订货。齐健隆的后裔们，看着年画销路日窄，则弃商就文。至于李盛兴经理死后，后继无人，亦倒闭歇业。其它从业工人和外加工户，大多是南乡古佛寺、炒米店人，他们失业后，有的转业务农。有的保留了少量画版，印刷些缸鱼、胖娃娃、门神、灶王、莲年有余等，在年节销售。“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我东北各省，成立了伪满洲国。新记、德盛恒、永增利三家，因道路梗阻而停业。民国二十六年（1937）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天津沦陷，使画店行业陷于绝境。历代民间艺人精心刻制数以万计的画版，多以劈材价格，卖与饮食、糕点、热水铺等行业，做为引火之物。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杨柳青年画这一民间艺术奇葩，才重放异彩。回顾杨柳青年画兴衰始末，正如邓拓同志诗云：“三百年来版画新，民间艺术此奇珍，刀兵水火都历尽，杨柳青青大地春”。

我衷心地为杨柳青年画重获新生而庆幸。我热切地希望这朵民间艺术之花，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开放的更加绚丽多姿。

霍元甲生平及其在海内外之影响

张 篓 谢玉明

(一)

近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字俊卿，祖籍河北东光县，世居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即今天津市西郊区南河镇小南河村）。生于1869年1月19日（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卒于1910年9月14日（清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享年42岁。

霍元甲的一生可概分三个阶段：一，在27岁以前基本上生活在故乡，7岁攻书，12岁开始习武，越10年后初露锋芒，闻名乡里；二，从28岁到41岁是在天津度过的，其间，他愤世道之不平，抑强扶弱，行侠乡里，口碑载道，且广为交游，更进一步提高了拳术造诣，铸成了爱国之心，成长为杰出的武林志士；三，42岁，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是年，他为洗雪“东亚病夫”之耻，争中华民族之光，在上海展神威惊走英国大力士，施绝技大败东洋众武魁，同时更以“强种强国”之志，集南北拳派之大成，创上海精武会，积极提倡体育，以振我民族，铸我国魂。所以在霍公遇害逝世之后，其精神仍活在人们心中，承其志者与日俱增。

霍公娶本乡程村王氏为妻，生二男三女，即长子东章，次子东阁及长女冰如、三女东琴，唯次女夭亡。长女冰如今尚健在。霍公对子女十分慈爱，但教育则严。

霍元甲之父霍恩第，是“秘宗拳”的六世传人，驰名武林，常出入关东为客商保镖，暮年归里，督率子侄传习武艺。

霍元甲行二，兄为元栋，弟名元卿，并堂兄弟共10人，皆善拳术，而以元甲为最。唯元甲幼时体弱多病，被父视为非习武之材，不予传授，以免来日有损霍家之声誉，但元甲却因此立志图

强。他日复一日，旁参细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披星戴月，寒暑不辍，苦练于枣林僻处。后为父所知，严加训斥，他只得保证绝不与他人比武，不丢霍家面子，从此以后便公开和兄弟们一起习武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年时光过去了，恩第公见元甲毅力惊人，技艺超众，才悉心传授，使元甲尽得“秘宗拳”之精髓。在此基础上，霍元甲更锐意进取，他必恭必敬访贤问道，千方百计旁参博览，终于集百家之优长，汇各派之精粹，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踪艺”，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

1890年（光绪十六年），年仅22岁的霍元甲曾初露锋芒。这年秋后，有河南武林高手杜师傅因久仰“秘宗拳”盛名，专程来访，尽管霍恩第热诚欢迎，极尽“有朋自远方来”之道，然客人却在言谈之中多有挑衅之意，于是霍恩第便先命元卿与之较量，不料败北；霍恩第见来者不善，正欲亲自出马，只听元甲一声：“我来陪客人走几合！”语音方落，已与来客交起手来，霍恩第唯恐元甲有失，再挫门风，刚想制止，但已无及，只见元甲一招飞腿，对方已应声倒地，霍恩第见来客腿骨折断，款留数月，为之治疗调养，客人伤愈后，便含泪拜别而去，自此，霍元甲的声名不胫而走。

霍元甲的家乡小南河村，原属静海县，是个人称老东乡的苦地方，“有女不嫁老东乡，喝苦水、吃菜糠，卖儿卖女饿死娘”。这首歌谣就是小南河一带人们当年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霍元甲一家也不例外，为了生活，他自幼含辛茹苦，力作操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腊月，为了换几个钱过年，霍元甲肩挑一担高粱秸下卫（指今天津）卖柴，别人卖柴一担只挑一百五六十斤，劲头大的也不过二百来斤，可是霍元甲一担就是四、五百斤，而且挑起来是那样轻松自如，健步如飞，行人见了无不称奇。这天，他来到天津西门外西头湾子，刚一下肩，就来了个“混混儿”要地皮钱，嘴里还不干不净，霍元甲忍无可忍地动起手来。

那“混混儿”虽说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可轮到与霍元甲交手之时就全然不灵了，只听一声嚎叫，躺在地上装起了癞皮狗。这时在人群中闯进十几个歪脖横眉的人，手拿刀棍一拥而上，霍元甲毫无惧色，抽出挑柴的扁担，立劈横扫，左点右崩，三招两式就把那伙“混混儿”打了个鸡飞狗跳墙。此情此景，被“脚行”的冯掌柜看了个满眼，他见霍元甲仪表堂堂，身手出众，遂出面说合，并邀元甲到家，设宴招待，交谈之际，相见恨晚，请求元甲接手“脚行”，以借其威维持他自己的地盘和势力。霍元甲迫于生活，只好答应，但是他接任不久，即将原来勒索穷苦人的“苛捐杂税”陆续取消了。为此，官府以影响包缴税银为由扣押了元甲，后经友人多方疏通才得保释。从此，他断然辞退了“脚行”的差事。

“怀庆会馆”的农劲荪因曾与元甲在脚行打过交道，略知其为人，就请元甲到自己新开的“怀庆药栈”帮忙。农劲荪，安徽宣城人，早年留学日本，能文善武，兼通外语，是位有胆有识之士，他和霍元甲相处之期，洞悉元甲侠肝义胆，同怀忧国忧民之心，皆有强种强国之志，乃成莫逆，并让霍元甲当了药栈的掌柜。当时药栈里有个名叫张凤池的伙计，此人身高力猛，目空一切，自霍元甲到药栈以来，就想寻机与之较量一番。一天，药栈进了一批生地，每包重500斤，别人都是两人抬一包，张凤池往返几趟都是自扛一包，并对元甲声言：“久闻霍师傅力鼎千斤，何不趁机露一手，让俺开开眼？”霍元甲晓得他一向凭借蛮力欺凌伙计，趾高气扬，正拟借机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便找了一根大木杠子，一头插上一包，轻松自如地挑着千斤重担进了货仓。张凤池一见只羞得面红耳赤，转天不辞而别，离开了药栈。霍元甲虽然当了掌柜，还是常和伙计们一块干活，并乐于助人，深受人们爱戴。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出身镖局的山东景州虎头庄的刘振

声，因久慕霍元甲之名，特意来到天津，并设法投身怀庆药栈当佣工，以暗探霍公之虚实，半年后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公察其为人正直，乃收为弟子。从此霍家拳破了“传内不传外”的先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因戊戌变法，“六君子”就义，北京“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王子斌，系谭嗣同挚友，在谭就义之后心情忧郁，特借年关来天津清理客商往来账目之机，散心解闷，到津后住在曲店街附近客店。

一天，清晨，只见许多人围在药栈门口看热闹，原来是有人故意难为霍元甲，在夜间将两个千斤重的大石滚子堵住了药栈门口。只见霍元甲飞起一脚就把它们踢开了。王子斌一见，十分钦佩，午后便登门拜访，相见如故。两年后，王子斌在京城为解救民女，被八国联军杀害并枭首示众，霍元甲闻讯后悲愤填膺，立即偕刘振声赶到北京，夤夜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先生的协助，使侠士身首合葬，此举一方面尽了朋友之情，同时也表示了对外夷的强烈反抗。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有一俄国人来津卖艺，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还说什么第二、第三大力士分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这俄国人力大非凡，能仰卧台上，双手能各持百磅铁哑铃，两脚再夹一个，上承一块巨板，板上能放一张硬木方桌和四把雕椅，容四人环坐其上打牌。霍元甲见了广告，并听说俄国人还当场信口雌黄，侮蔑中国人无能，极为气愤，当即邀农劲荪、刘振声往观。先由刘振声上前通话，翻译便将霍元甲生平来历一一告知，此俄国人也夙闻霍元甲的威名，不敢怠慢，连忙将霍让进后台，霍元甲当场质责俄人：为何辱我中华？对此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登广告，必须去掉俄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说法；二是要俄国人公开承认侮辱中国人的错误，当众赔罪谢过；否则就是第三个条件：我霍某要与之决一雌雄，并要其当机立断。这时俄国大力士理屈胆怯，不敢造次，便满口答应了前

两个条件，甘愿登报更语和公开承认错误。俄国人丢了面子，在津已难立足，只好匆匆收场，窜往日本。从此霍元甲威震津门，获得了“黄面虎”（黄种人之虎）的绰号，当时津人均以一见霍元甲为荣。

事隔两年，又有一身为侍卫和禁军教头的李瑞东，隐退还乡回到武清，因慕霍元甲之名，欲探虚实，曾多次派人邀霍元甲比武论道，但元甲一向谨遵家训，不愿炫耀武艺与人比高下。适逢年节刚过，李又派人来请，元甲唯恐失礼才勉强应邀，并与刘振声同赴武清李府。与李相见之后，元甲自称晚辈，甚是谦让。是年霍元甲35岁，李瑞东年已花甲。李教头先命众徒表演武艺为客助兴，元甲一一称善。接着李瑞东定要领教霍家拳术，元甲无奈，只好脱下长袍，将发辫盘顶以待，请李师傅更衣。李却笑而不答，立定马步，格斗良久，李教头力渐不济，元甲进抵以肘，瑞东迫退于土炕之侧，遂大呼：“停住！算我输了。”原来李师傅确经名师传授，几十年间未遇敌手，自信定胜元甲一筹，故在比武时，既未脱去皮袍，也没更换毡靴。但一经交手，即觉元甲功力非凡，内心佩服，方对“三请不出”，系谦慎自守之意，恍然领悟。李瑞东是一位正直爽朗的武士，从此与元甲结下了深厚友谊。

1909年（宣统元年）冬，英国大力士奥皮音至上海赛艺，登广告、出海报，辱我中华是“病夫之国”，民众是“东亚病夫”。霍公收到故友宋金堂的快信，应上海武林友人之约，与农、刘同赴上海，为雪“病夫”之耻与奥皮音约期比武，据知这个英国人肥粗胖大，双手能拖汽车倒行，身卧于地，上铺铁板，可让汽车轧过，并善角力。他本受雇于资本家沃林，沃林又是个中国通，他深恐奥皮音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乃以万金押金要挟。霍公在武术界朋友支持下，一口答应愿出万金作押，沃林计穷，被迫同意比赛，规定赛金三千元，至期不角者，罚旅资五百元，对方由电

灯公司西人平福担保作证，但因这时奥皮音未在上海，需明春三月才能回沪，具体赛约条款要等奥皮音面议。届时霍公一行重临沪上，经与奥皮音一伙反复争议。才把赛期延订在六月。赛前霍元甲已在静安寺路之“张氏味莼园”摆起擂台，用英汉文字刊登广告，文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从事！”并声明“专收外国大力士，虽有铜筋铁骨，无所懦焉！”

据《精武本纪》记载当时情景，“至今思之，尤令人眉飞色舞，雀跃不已，奥皮音此时未知霍公绝技，俨若有气吞六合，力雄一世之概，骤睹霍君强项之状，不禁惴惴于中，观其立约条件，有勿指戮、足勾、拳击之语，即知其气馁于中，而力怯于外也，呜呼！以老大帝国病夫，而力挫大力士若此，亦足目空一切，并为同胞吐气。”“黄面虎”之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竟连公证人平福及其后台沃林也逃之夭夭了。霍公壮举，一时轰动上海，民气为之一振。此时，偏有自称东海赵某的赶来打擂，元甲再三谦避，复以大义相劝：“余来沪者，与异族较短长耳，不欲与同胞自残也。”又说：“我欲为国人雪耻也，在理子宜助我，胡转与我争强弱？”赵某非打不可，结果败阵于霍，其师海门张某相继而来，亦败下风。

霍公久怀强种强国信念，常言：“欲使国强，非人人尚武不可。”霍元甲来沪虽只三个月，但已誉满上海，各界向霍元甲求教武艺者甚多，尤在暑期之中，各校学生皆愿受教于霍公，遂由农劲荪等及武术界友人协助筹办，于是年六月初一创立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会址在闸北王家宅，并由刘振声等助教。至此霍家拳只限家传的旧规被霍公彻底打破，毫无保留地公诸于世，从而奠定了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精武体育会的基础。

当时上海蓬莱路一带为日侨聚居之地，在三元里的日本柔道

会技击馆，因闻霍元甲之名，特从国内选派十几名高手，由会长亲率来华，以研究为名，请霍公等人来技击馆角斗，双方各自择定公证人，彼邦驻沪领事亦做公证。竞技开始，先由刘振声出场，次第败其五人，柔道首领见状气急暴跳，直扑元甲，相交未几，日人力渐不支，突食“君子斗”之言，突袭元甲之要害，不料元甲早有所防，乘势一推，竟跌日人于天阶之下，断其右臂。此时目徒一拥而上，当即被我公证人按章拦住。后日人又改变态度，奉以酒筵聚饮，席间见霍公患有呛咳，并在这次比武中也有外伤，遂荐其同党医生秋野为治。霍公秉性坦直，受之不疑，并留在虹口白渡桥的秋野医院。服用其药，病发更剧，急欲出院，秋野借故不放，后经多方周旋才得接回，由精武会同仁陈子正救治，但已无能为力，因日人给霍公所服之毒药已溶于血中。时值1910年9月14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名震中外的国术泰斗霍元甲乃长逝于精武体操会。

据《精武本纪》记载：“力士歿之翌晨，秋医已鼠窜归窟，力士门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此药今贮公立医院，吾侪矢誓，永不忘此纪念。）然杀一霍元甲，而第二、第三，以至无量数之霍元甲，又继续产生，其又将若之何哉！力士既歿，门弟子皆具决心，努力进行。”

当时精武弟子和上海武术界爱国人士为霍公举行了隆重葬礼，敬献了“成仁取义”挽幅，安葬于上海北郊，次年由刘振声等扶柩归里，迁葬小南河村南，噩耗传来，天津万民哀恸。为悼念元甲，在怀庆会馆客堂里悬挂了长幅挽联：

上联：瞻仰昂昂金刚汉，力巨冲神，拳精入化，飞龙踞虎，尚武精神，浩气鹏鹏贯牛斗；

下联：讴歌堂堂勇大侠，胆坚铁石，志烈秋霜，爱国忧民，强我民族，大义凛凛满乾坤。